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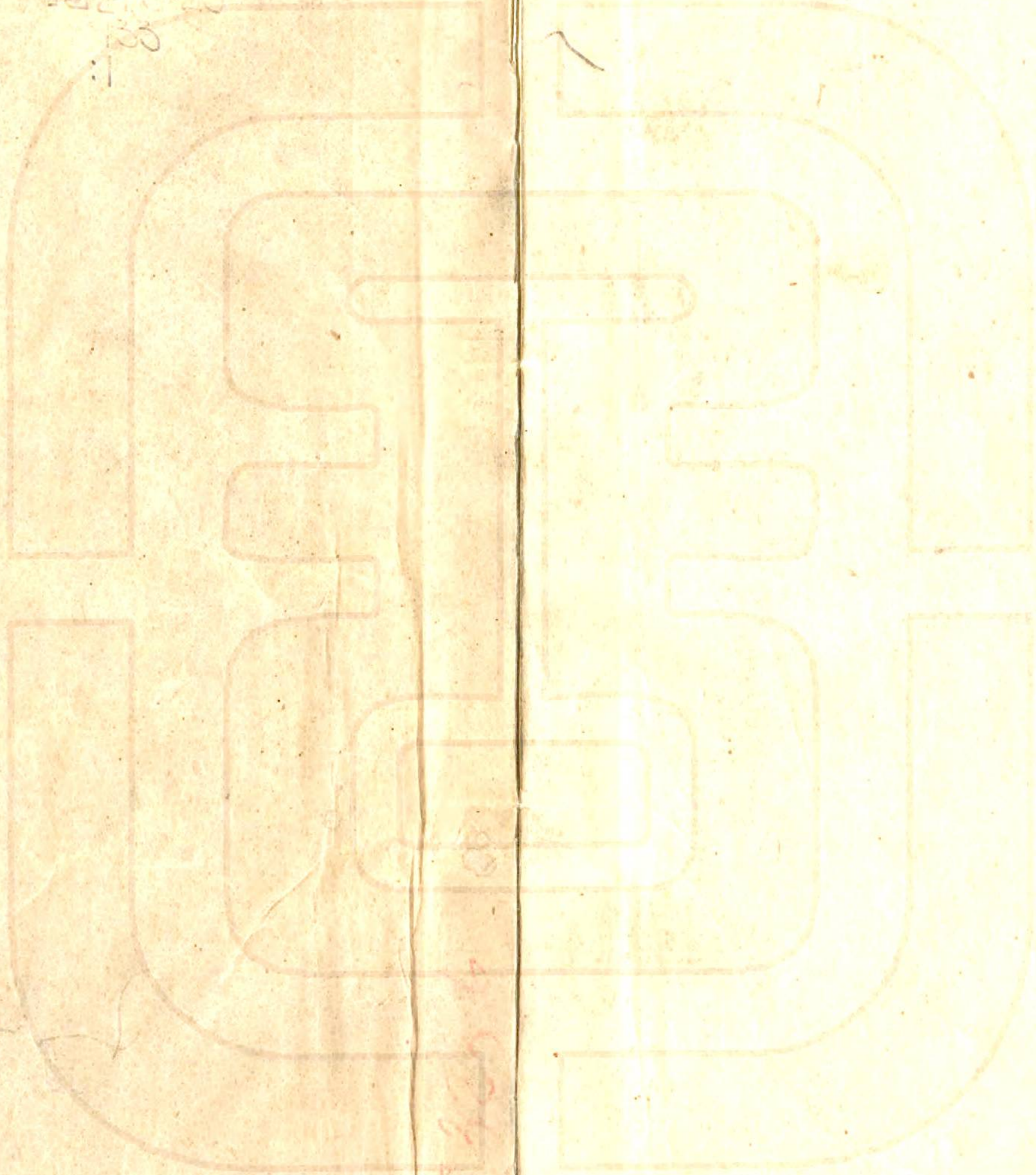
撫州府志

EM250.113

133

21~24

100



100

重修撫州郡志序



記載之書莫古於志周官外史氏  
掌四方之志此即古九邱一  
班固漢書內編十志志為史之一體  
歷朝史皆有志分裂者嗣為其

州府志

羅序一

不成乎志也撫號江西大郡顧禹  
貢未經疏鑿成周不錄風詩當  
時荒昧遐陬焉知其後如王羲  
之謝康樂輩以名宦聲於晉樂  
史晏氏五氏陸氏一門以理學

事功文章接踵於宋遂日加光  
華震聳與宇內諸名邦頡頏角  
勝有若此歲戊申余承乏守撫  
詳閱志乘爰進鄉人士而言  
曰班固地理志志之緣起也豫章

郡統治南城而撫州不別載唐  
宋迄明各志漸繁撫州志則莫  
備於弘治後此遂趨簡省我

朝康熙戊辰前守張公修之益加刊  
削距今四十有二年志即弗修

匪云溯典然有關於治體者實  
大撫州經明季摧殘

本朝定鼎始登斯民於衽席寅  
知間耿逆作難東南擾攘撫  
州並罹困感賴

撫州府志

羅序三

王師旋行底定士民獲歡然寧謐  
者又數十載於茲父老子弟耳  
不聞鞀鼓之聲目不睹烽燧之  
色金湯完固衡宇比聯服先疇  
而食舊德節義勲名蒸之日

起正未有艾官斯土者類多材  
建偉績是比自沐浴於

皇仁甚深極厚所及畧而弗紀非獨  
守土之慙抑以鄉人士所歎也  
今歲適奉

旨命各直省纂修通志余復諭於衆  
曰郡志者通志之權輿撫郡所隸  
六邑建置疆域山川賦役猶夫昔  
也而官署祠宇有更設職官選  
舉以即行藝文有增益凡以上符

國史向所僉謀者今亟宜舉行之爰  
請鄉先生中翰李君如旻吳君  
立主纂修六邑中各推數人分  
校自孟秋迄孟冬四閱月告成夫  
博攬靡遺是非不爽秋毫鄉人

士之責也矜慎敢延期大公至  
正以信今而傳後則守土者之所  
昕夕不遑拳之致意者也他日太  
史陳風均於是乎採擇而我  
朝億萬斯年丕基鴻業謨傳

寶曆要得此編備一方援据且佳  
良臣孝子誼夫貞婦燦三星垂  
其足以感人心維風教又匪特  
與撫拾舊聞者等也頃付歌劇  
因書數行以弁簡端

撫州府志

羅序六

雍正七年歲在己酉冬月

特授中憲大夫知江西撫州府事

寶安羅復晉纂



宋景定志序

家坤翁

臨汝望於江介羣公先正萃焉文獻可謂足矣穉乘顧無成書先後草創乃不足證來者慊焉繫昔東都盛際樂侍郎晏元獻起是邦皆以博洽名樂公記寰宇晏公作類要亦既舉天下羣國之綱矣盍不用情州閭網羅舊聞詳著別編以發揮宗國之盛美歟豈二公心在海內天地四方之志不周於小歟抑邱聚之志閭里之版丞史之圖書乃官府事非邦人職歟坤翁以景定壬戌被命來守歲餘少事屬同志收攬載籍考訂耆舊退而相與裁之合爲三十

撫州府志

原序

五卷書成條目粗備然遺忘尙多春容將有待也會予節趨閩以其書托諸推掾周君彥約覆正闕誤且哀金俾鋟諸梓明年周君來諗曰鋟梓就矣宜叙其首竊惟圖籍視史冊歲紀之則事可具備倘曠數十年百季間斷弗緝續耳目所不接必有散佚者周官自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都鄙土地官府次舍訖於士庶民物風俗生齒財用器械九穀六畜各有所掌歲時比之辨之稽之登之蓋不徒考被其數常修治其籍惟恐一日失所紀也懿哉我後之人必致意焉願毋忘周官之法度時取而附益之庶乎此書

可傳也可繼也可悠久而備足也咸淳初元夏五月眉山  
家坤翁書同修纂勗學錄李正發上官洪直學尹元達江  
介中學諭張君輔

明弘治志前序

督學邵寶無錫人

古之爲國者各有史官掌記時事今之郡古大國也顧無  
所謂掌記之職者是以文獻罕徵焉雖然有志志非史也  
或能修之以時無廢前傳無絕後載則文獻之徵於天下  
後世者是亦史耳亦何必如古之云哉撫爲江西大郡其  
地西南負山至郡治而平衍曠然數百里下控江湖視他

撫州府志

原序

二

郡爲庶爲富爲多才俊其事之宜志者繁矣宋景定中家  
坤翁氏嘗一修之君子謂之有體迄於今若干年尚無續  
焉斯可爲文獻之一慨也弘治庚申胡知府孝暨同知趙  
瑞始圖再修乃得里居之賢前行人姚君復字知府徐君  
用濟以主其局而布衣黎詰實與編纂之任今呂知府傑  
繼而成之謀於通判張禧推官周導屬臨川知縣陳文試  
刻梓以傳凡若干卷其例一承家氏之舊而少加損益蓋  
無愧乎志云者雖謂一郡之史可也夫國史列是非備得  
失而不敢純用春秋之法史固異於經也志之於史名異

而實同故亦得用史法法有不錄錄必實有不書書必旨  
二者或缺史且不能信於天下後世而况志乎然直存乎  
人實存乎事事有稽古傳聞之異是以紀錄失真君子患  
之而墓碑家乘之類選選出於其時尤難盡信故直可必  
也實未可必也吾於其所未可必者而心誠求之欲必得  
焉以成吾直則是是非非得失失公論在人亦莫之掩  
矣由是政有所資俗有所考以爲因革之地他日采於國  
史傳之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之徵文獻者亦將不外於是  
孰謂志之非史哉書成之月予適視學至撫知府傑請序  
撫州府志

卷之

三

遂論以歸之俟知言者評焉

又序

呂傑

君子有不出堂宇周知天下山川險易奇勝風俗景物同  
異媿惡生乎千百世之下窳知千百世之上之仁賢行義  
得失者紀載有在也志郡國紀載也紀載存歷代制度文  
爲亦足以考見况可因而不可革者哉撫有志自宋始宋  
以前無志乎無仁賢乎無紀載也志之修否之繫之重不  
輕也如此君子其謂何弘治庚申貳守趙君子祥懼志廢  
修或罔前聞以行政太守胡君企參揆緒有契詢同于判

郡張君景福推刑周君公慶用布告屬縣搜訪遐遺乃屬  
郡士黎喆修之前行人姚君復亨嘉興守徐君用濟是正  
之而陳尹文試葉尹天爵丁尹楷又能爭先節羨以飲工  
出梨以代梓甫就鏤而胡君去矣予適承乏郡事趙君揭  
梗概相告予喜而受焉以序請於提學邵先生既得之因  
贊其後曰甚矣哉郡國不可無志也撫古臨汝也漢和時  
入職方矣孫吳時以郡陞矣時地非無仁賢也山川風物  
非不足也長民者知政爲當務之急而不知志又爲爲政  
先務也坐使千餘年文物無徵不既深可慨與山川風土

撫州府志

原序

四

守令所當省也名宦鄉賢守令所當法也當省當法者當  
紀載也紀載覈而不浮明而不晦直而辨公而理由今而  
古古無遺由今而後後有徵獨守令足省法哉郡之來者  
之孝于而家忠于而君而仁于而人民亦當求無愧乎鄉  
先正也嗚呼胡君趙君之心何如其心也予幸與共成敢  
殿名篇末知府呂傑書

明嘉靖志前序

陳九川

臨川人

瓊山黃公顯守撫之三年庶政孔修獨慨郡乘之不修者  
踰五十年文獻且墜乃得請于兩臺監司屬九川與徐子

良傳修之而并延貢士許子大經學官王子銑白子澗楊子誠暨弟丁六七人共事焉以嘉靖癸丑九月始事歲暮黃公奔喪南歸貳郡林公垠克終其事明年二月告成其書爲綱者三曰天文曰地理曰人道爲目二十爲卷一十有六九川僭序諸首曰古者王朝列國之史皆謂之志晉狼暉曰周志有之周官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註曰若鄭書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故郡史名志從古也春秋之時亂賊逸於王法孔子懼焉而不得行其志乃取魯志而修之削繁文以章大義善惡畢見與天下後世共是

撫州府志

原序

五

非之而無一毫作好惡於其間此皇極之教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後之擬春秋者既非其時而重以己意抑揚予奪其間書法寢嚴然而不得孔子之心矣遷固而下務博記而不主立教其是非謬於聖人無譏焉矧今王道四達郡志之修也成二侯之志焉耳又安敢僭有所擬哉且其體與編年紀事之書亦異矣是故仰稽俛察先象而後辭則原諸易山川貢賦條列而紀張則徵諸禹貢謠俗歌詠變正怨刺博識鳥獸昆蟲草木之名則倣諸風雅官府都鄙原際畎澮序術壇壝道路廬館比鄰夫家兵旅伍兩儀文

恭度別經而陳數則本諸周官儀禮官職人物表傳序論則采諸漢紀若夫謹天變明王章重民事據事直書而不敢以已與焉則誦法孔子亦竊取義於春秋矣是故經之以三極緯之以五經而志始備抑亦可以弗畔矣夫雖然天地設位而成能贊化於其中者人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今夫上應諸侯卽位主山川社稷之祭者非郡守縣令乎是民之師帥也鍾山川之靈出則應輔弼台斗處則應少微客星者非學士大夫乎是民之望也守令能明政教以移風易俗則可以唐虞其民士大夫能敦道藝以薰陶

撫州府志

原序

六

鄉閭則可以鄒魯其國是二者交有責焉故凡命吏之祿食於土秀民之賔興於朝者志皆表之矣其良者則皆傳之其功德尤著者則皆祀之民之報禮屬望重矣況有若魯公身春秋之義象山得孔孟之心其風烈精神所以立懦開來者至今煥若日星赫若風霆後之聞其風踵其躅而不興者不亦自後於凡民乎夫爲天地立心與日月合明而人道始盡非修諸心外也仰止高山會歸皇極非吾徒與後賢所當交修以光斯志者哉是役也別駕庾公爵節推曹公灼臨川令徐公鼎實協鼎之而金谿令劉君焯

樂安令郭君誦宜書令陳君堦東鄉令蔡君結咸與有力  
焉書成而晉江黃公鑄新拜守撫之命郡倅李公瓌適至  
法得竝書其前志所修歲月名氏則舊序存焉嘉靖甲寅  
季春月朔郡人陳九川序

又序

徐良傳 東鄉人

志史之流也自漢以來爲史者大抵多恢閎統辨之才絕  
類離倫之識抱負其有不得自表見於時而泄其精英於  
此以故其辭環瑋雄淡悲憤騁頓如荆卿高漸離擊筑於  
市行歌互荅嬉笑怒罵淋漓顛倒而人莫之識也此豈有

撫州府志

原序

七

意於人之贊毀而斬以悅夫世俗之耳目者哉其後寢衰  
然亦能連摭事類網羅昔聞隨其淺淡高下著之以傳信  
於後世又其後則靡靡難觀矣嗟乎史可易言哉良傳驚  
下於古人之才之識無能爲役而廢逐以來方與二三子  
弟講學鄉社習爲科舉偶儷之作睢盱齷齪繩墨外尺寸  
不敢逾越暇則頽焉放焉妄意古人浴沂詠歸風致或可  
尋見每讀史書覩其環瑋雄淡悲憤騁頓之辭知其決不  
可爲旋卽屏去所以自惟至熟而郡大夫過聽屬以編摩  
郡志聞命縮忸悻不敢承然而不能終辭者有三郡有司

和子臨川記與淳熙志雖不可攷見而家太守坤翁所爲景定志首末圖經具在上下千數百年文獻開卷了了無採摘綴緝之難一也郡大夫瞰江公而下若野橋君筆峰君晴岡君履齋君以及六邑之長率協恭展采敦崇教事意氣勤勤愷愷可謂一時之盛厚意不可虛辱二也明水先生鄉之先輩長者講於古人之學其好惡端其去取嚴而相之者又皆南宮之雋膠庠之選固可以無勞而蒙成三也昔昌黎子之記滕王閣也謂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良傅之託於斯文也所謂榮耀者非耶故不揆而爲之

撫州府志

原序

八

序且以志吾愧焉嘉靖甲寅春三月少初山人徐良傅子弼甫謨同修臨川舉人許大經教授王銑教諭白涓楊誠

明崇正志前序

蔡邦俊

古畿甸郡邑各有釋名或以山川或以風謠或以瑞應或以物華人傑不可殫書郡古號臨川從臨水也楊隋平陳始更名撫細閱誌乘蓋取諸安撫然亦僅一見焉是以初猶淺之及讀曾氏擬峴臺記而始知其義固深遠而不可弗廢乎大抵治強用威治弱用惠而至於強而似弱弱而似強則又不得不權於威惠之間以安之與時推移道固

然矣而要亦做者葺之悍者馴之偏者救之澹澹然與爲  
利導休養焉耳豈如所謂因循苟且以姑息之也哉臥龍  
於蜀捫虱於秦施決而用當故雖嚴不怨也使果如曾氏  
所言貴賈不至耕桑自足牛馬牧山而不收五穀積野而  
不墮此卽上古羲皇不啻與安其居與美其食足矣猶俟  
斤斤然駕之韁扼之鞚乎且以吾所見所聞曾氏猶未盡  
言之也荆國文章政事表表於時而慨然以明經翼道爲  
任故紫陽氏闢衆議推尊之三陸迭興草廬踵起家詩書  
而人曾史固自謂習俗矣崆峒先生又復以剽悍善訟俗

撫州府志

原序

九

與昔戾則何說也嗚呼亦撫之者有淳駁耳人有今昔哉  
果剽悍焉邇茲小醜當不難赳赳禦之而胡擯牛調馬揮  
鋤操戈者尚未之一見也夫不以剽悍者用之於同仇同  
心而用之於舞文構訐此豈非強而似弱弱而似強者耶  
此撫之所以宜亟也與是故徵諸已往驗之後來觀夫穢  
祥雲物之變而五辰可撫觀夫井里溝洫之分而疆理可  
撫觀夫戶口里樹都鄙錯壤而可撫之以桑麻觀夫藝文  
纓紛珠璣纒落而可撫之以文章觀夫忠臣孝子之詠歌  
名賢宿儒之訓說而可撫之以道德水之冽也爲井水之

文也爲渙而其激也爲吞天爲浴日與順則安與逆則危  
安危之幾可不審乎且夫王謝魯公古之名流而今官師  
所取尊也及攷傳載非有殊尤絕蹟而僅畱一墨池麻碑  
使千載後彷彿其澹致於荒烟叢林之外則當日所以休  
養之利導之者固自有其道矣易曰其要無咎其用柔中  
撫而安之之謂也閭閻之好惡風俗之旺衰政事之理亂  
文獻之新舊皆于志乎驗之是惡可無辨余今春守是邦  
見志缺者將百年付煨燼者復二十年也卽商修葺於黼  
臣薛君無何以內召行因與龍田黃君玉林程君泰初張

撫州府志

原序

十

君守初李君手自校閱以相質證舊者未敢逸新者尚有  
闕也捐錘以成之爲史爲志總非余任亦略使後之守撫  
者猶知存撫之義焉耳崇正壬申重陽日溫陵蔡邦俊題

又序

易應昌  
臨川人

古者外史氏以掌四方之志其輶軒而上則史也鄙邑藏  
之則志也肇有撫州以來其前籍不得而詳宋景定間家  
大夫坤翁權輿以傳今讀其弁言頗有感於樂公晏公心  
足緯天地四方而闕焉邱聚之業往事概可見矣先是弘  
治庚申始一修歷嘉靖癸丑再修閱今不葺者垂八十年